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黄评：“葬神仙”三字妙。

话说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签，后面一人叫一声“马二先生”，马二先生回头一看，那人像个神仙齐评：仙字提头。黄评：真疑为神仙，以后无住而不象神仙矣。慌忙上前施礼道：“学生不知先生到此，有失迎接。但与先生素昧平生，何以便知学生姓马？”那人道：“‘天下何人不识君？’先生既遇着老夫，不必求签了，且同到敝寓谈谈。天二评：仙人有寓。马二先生道：“尊寓在那里？”那人指道：“就在此处，不远。”当下携了马二先生的手，走出丁仙祠，却是一条平坦大路，一块石头也没有，未及一刻功夫，已到了伍相国庙门口，马二先生心里疑惑：“原来有这近路！我方才走错了。”又疑惑：“恐是神仙缩地腾云之法也不可知。……�R�u：一路作疑鬼疑神之�P，马二先生此番遭际，即谓之真遇仙人亦�o不可。黄评：既神仙之矣，必有此想。来到庙门口，那人道：“这便是敝寓，请进去坐。”

那知这伍相国殿后有极大的地方，又有花园，园里有五间大楼，四面窗子望江望湖，那人就住在这楼上石史评：仙人好�蔷�。邀马二先生上楼，施礼坐下。那人四个长随天二评：仙人有�L随。齐齐整整，都穿着绸缎衣服，每人脚下一双新靴天二评：盖仙人之体面者也。黄评：仙人有长随，且穿绸衣新靴。上来小心献茶。那人吩咐备饭，一齐应诺下去了。马二先生举眼一看，楼中间挂着一张匹纸，上写冰盘大的二十八个大字，一首绝句诗道：

南渡年来此地游，而今不比旧风流。

湖光山色浑无赖，挥手清吟过十洲。

后面一行写“天台洪憨仙题”。马二先生看过《纲鉴》黄评：举业之外且看《纲鉴》。知道“南渡”是宋高宗的事齐评：可�Q博学。屈指一算，已是三百多年，而今还在，一定是个神仙无疑黄评：至此直信为神仙矣。因问道：“这佳作是老先生的？”那仙人道：“憨仙便是贱号。偶尔遣兴之作，颇不足观。先生若爱看诗句，前时在此，有同抚台、藩台及诸位当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诗，取来请教。黄评：仙人又与抚台唱和。便拿出一个手卷来齐评：既冒仙人，又交显宦，可�^古今咸宜矣。天二�u：仙人亦以�c��道唱和�橹亍Ｄ隙�r�崤\_、藩台《宋史》失载，可惜手卷失传，�o以考证。马二先生放开一看，都是各当事的亲笔，一递一首，都是七言律诗，咏的西湖上的景，图书新鲜黄评：只觉“图书新鲜”。着实赞了一回，收递过去。捧上饭来，一大盘稀烂的羊肉，一盘糟鸭，一大碗火腿虾圆杂脍，又是一碗清汤，虽是便饭，却也这般热闹天二评：�R二先生前日喉�道镅实慕蛲伲�如今消化了。黄评：仙肴如此之盛，热闹，妙。马二先生腹中尚饱，不好辜负了仙人的意思，又尽力的吃了一餐天二评：深悔牛肉、面�先吃。石史�u：幸��R二先生食量大，可以「�M力」。撤下家伙去。

洪憨仙道：“先生久享大名黄评：请他正为此。书坊敦请不歇，今日因甚闲暇到这祠里来求签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不瞒老先生说，晚学今年在嘉兴选了一部文章，送了几十金，却为一个朋友的事垫用去了。如今来到此处，虽住在书坊里，却没有甚么文章选。寓处盘费已尽，心里纳闷，出来闲走走，要在这仙祠里求个签，问问可有发财机会黄评：做举业只为发财耳，马二先生可谓率真。谁想遇着老先生，已经说破晚生心事，这签也不必求了。”洪憨仙道：“发财也不难；但大财须缓一步，目今权且发个小财，好么？齐评：便就此打动他。马二先生道：“只要发财，那论大小！只不知老先生是甚么道理[[1]](#footnote-1)？”洪憨仙沉吟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也罢，我如今将些须物件送与先生，你拿到下处去试一试；如果有效验，再来问我取讨，如不相干，别作商议。黄评：故作此语，恐其看出破绽。因走进房内，床头边摸出一个包子来打开，里面有几块黑煤天二评：煤�c�y子�p重不同否？。递与马二先生道：“你将这东西拿到下处，烧起一炉火来，取个罐子把他顿[[2]](#footnote-2)在上面，看成些甚么东西，再来和我说。”

马二先生接着，别了憨仙，回到下处。晚间果然烧起一炉火来，把罐子顿上，那火支支的响了一阵，取罐倾了出来，竟是一锭细丝纹银。马二先生喜出望外，一连倾了六七罐，倒出六七锭大纹银天二评：喜�O不复细想。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，当夜睡了。次日清早，上街到钱店里去看，钱店都说是十足纹银，随即换了几千钱，拿回下处来。马二先生把钱收了，赶到洪憨仙下处来谢。憨仙已迎出门来道：“昨晚之事如何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果是仙家妙用！齐评：仙字结束。如此这般，告诉憨仙倾出多少纹银。憨仙道：“早哩！我这里还有些，先生再拿去试试。”又取出一个包子来，比前有三四倍，送与马二先生石史评：憨仙�A筐倒箧矣。又留着吃过饭黄评：白赔本钱。别了回来。马二先生一连在下处住了六七日，每日烧炉，倾银子，把那些黑煤都倾完了，上戥子一秤，足有八九十两重黄评：恰合嘉兴所用之数，将毋仙人能前知耶。马二先生欢喜无限，一包一包收在那里。

一日，憨仙来请说话。马二先生走来。憨仙道：“先生，你是处州，我是台州，相近，原要算桑里[[3]](#footnote-3)。今日有个客来拜我，我和你要认作中表弟兄天二评：�c神仙做中表弟兄，何幸如之！。将来自有一番交际，断不可误。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请问这位尊客是谁？”憨仙道：“便是这城里胡尚书家三公子，名缜，字密之。尚书公遗下宦囊不少，这位公子却有钱癖，思量多多益善齐评：世上有此癖者不少。要学我这‘烧银’之法；眼下可以拿出万金来，以为炉火药物之费。但此事须一居间之人天二评：仙人要凡人做居�g。先生大名，他是知道的黄评：直说用他之故，知其可欺。况在书坊操选，是有踪迹可寻的人，他更可以放心齐评：如此老���f出，看定马二先生忠厚也。如今相会过，订了此事，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后，成了‘银母’，凡一切铜锡之物，点着即成黄金天二评：《太平�V�》引《桂苑�蔡浮吩疲骸缸o�李全皋遇道人通�t火事，求一铁鼎容五六升以上者，黄金二十�N��槟福�日给水银�物，火候既满，�\_�，黄金��然。李信之。三日之内添换有征。一日，道人不�恚���t如旧，�⒁�之，不�其金矣。」又：他小�f亦有载此等事者。盖钱癖之人，往往如�~�饵，自然吞�^，�M特胡三公子？平步青�u：洪憨仙一段，亦本《桂苑�舱�》李全皋条。岂止数十百万。我是用他不着黄评：既用他不着，何必费心。那时告别还山，先生得这‘银母’，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。”马二先生见他这般神术，有甚么不信黄评：妙在就信。坐在下处，等了胡三公子来。三公子同憨仙施礼，便请问马二先生：“贵乡贵姓？”憨仙道：“这是舍弟，各书坊所贴处州马纯上先生选《三科程墨》的便是。”胡三公子改容相接，施礼坐下。三公子举眼一看，见憨仙人物轩昂，行李华丽黄评：仙人要“华丽”才放心。四个长随轮流献茶，又有选家马先生是至戚，欢喜放心之极，坐了一会，去了。

次日，憨仙同马二先生坐轿子回拜胡府，马二先生又送了一部新选的墨卷，三公子留着谈了半日，回到下处。顷刻，胡家管家来下请帖，两副：一副写洪太爷，一副写马老爷。帖子上是：“明日湖亭一卮小集[[4]](#footnote-4)，候教！胡缜拜订。”持帖人说道：“家老爷拜上太爷，席设在西湖花港御书楼旁园子里，请太爷和马老爷明日早些。”憨仙收下帖子。次日，两人坐轿来到花港，园门大开，胡三公子先在那里等候。两席酒，一本戏，吃了一日黄评：万金虽未骗去，骗去二席酒、一本戏，却白花了。马二先生坐在席上，想起前日独自一个看着别人吃酒席，今日恰好人请我也在这里齐评：回映有情。天二评：昨日今朝大不同。当下极丰盛的酒馔点心，马二先生用了一饱黄评：不用羡慕了。可知人有吃愿，天必从之。胡三公子约定三五日再请到家写立合同，央马二先生居间，然后打扫家里花园，以为丹室[[5]](#footnote-5)；先兑出一万银子，托憨仙修制药物，请到丹室内住下。三人说定，到晚席散，马二先生坐轿竟回文瀚楼。

一连四天，不见憨仙有人来请，便走去看他，一进了门，见那几个长随不胜慌张，问其所以，憨仙病倒了天二评：仙人病倒。症候甚重，医生说脉息不好，已是不肯下药。马二先生大惊，急上楼进房内去看，已是淹淹一息，头也抬不起来。马二先生心好黄�u：�赞�赞。就在这里相伴，晚间也不回去。挨过两日多，那憨仙寿数已尽天二评：仙�垡阎眨�或者尸解。断气身亡。那四个人慌了手脚，寓处掳一掳，只得四五件绸缎衣服还当得几两银子，其馀一无所有，几个箱子都是空的。这几个人也并非长随，是一个儿子，两个侄儿，一个女婿，这时都说出来。马二先生听在肚里，替他着急。此时棺材也不够买。马二先生有良心，赶着下处去取了十两银子来与他们料理。儿子守着哭泣，侄子上街买棺材，女婿无事，同马二先生到间壁茶馆里谈谈。

马二先生道：“你令岳是个活神仙齐评：仙字余波。天二评：如今是死神仙了。今年活了三百多岁，怎么忽然又死起来？黄评：神仙尸解耳。女婿道：“笑话！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岁，那里有甚么三百岁！想着他老人家，也就是个不守本分，惯弄玄虚。寻了钱又混用掉了，而今落得这一个收场。不瞒老先生说，我们都是买卖人，丢着生意，同他做这虚头事。他而今直脚去了，累我们讨饭回乡，那里说起！”马二先生道：“他老人家床头间有那一包一包的‘黑煤’，烧起炉来，一倾就是纹银。”女婿道：“那里是甚么‘黑煤’！那就是银子，用煤煤黑了的！一下了炉，银子本色就现出来了。那原是个做出来哄人的，用完了那些，就没的用了。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还有一说：他若不是神仙黄评：到底还疑是神仙。怎的在丁仙祠初见我的时候，并不曾认得我，就知我姓马？黄评：此一层我也不知何故。女婿道：“你又差了。他那日在片石居扶乩出来天二评：才知扶乩即是此人。看见你坐在书店看书，书店问你尊姓，你说，我就是书面上马甚么天二评：皆於此补清。他听了知道的。世间那里来的神仙！齐评：千古至言。马二先生恍然大悟黄评：至此始悟，此其所以为马二先生。“他原来结交我是要借我骗胡三公子，幸得胡家时运高，不得上算[[6]](#footnote-6)。”又想道：“他亏负了我甚么？我到底该感激他。齐评：此是马二先生好处。当下回来，候着他装殓，算还庙里房钱，叫脚子抬到清波门外厝着黄评：有良心，然仍是神仙自葬。马二先生备个牲醴纸钱，送到厝所，看着用砖砌好了。剩的银子，那四个人做盘程，谢别去了黄评：暂了马二先生，递到匡超人。

马二先生送殡回来，依旧到城隍山吃茶，忽见茶室傍边添了一张小桌子，一个少年坐着拆字。那少年虽则瘦小，却还有些精神；却又古怪，面前摆着字盘笔砚，手里却拿着一本书看。马二先生心里诧异，假作要拆字，走近前一看，原来就是他新选的《三科程墨持运》齐评：引线甚便。天二评：契合在此。马二先生竟走到桌傍板凳上坐下，那少年丢下文章，问道：“是要拆字的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我走倒了[[7]](#footnote-7)，借此坐坐。”那少年道：“请坐，我去取茶来。”即向茶室里开了一碗茶，送在马二先生跟前，陪着坐下。马二先生见他乖觉，问道：“长兄，你贵姓？可就是这本城人？”那少年又看见他戴着方巾，知道是学里朋友，便道：“晚生姓匡，不是本城人。晚生在温州府乐清县住。”马二先生见他戴顶破帽，身穿一件单布衣服，甚是蓝缕，因说道：“长兄，你离家数百里，来省做这件道路[[8]](#footnote-8)，这事是寻不出大钱来的，连糊口也不足。你今年多少尊庚？家下可有父母妻子？我看你这般勤学，想也是个读书人。”那少年道：“晚生今年二十二岁，还不曾娶过妻子，家里父母俱存，自小也上过几年学，因是家寒无力，读不成了。去年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来省城，在柴行里记帐，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，不得回家，我就流落在此。前日一个家乡人来，说我父亲在家有病，于今不知个存亡，是这般苦楚。”说着，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了下来黄评：赞孝子而以戏语出之，知后文必不佳。马二先生着实恻然天二评：我亦为之恻然。说道：“你且不要伤心。你尊讳尊字是甚么？”那少年收泪道：“晚生叫匡迥，号超人。还不曾请问先生仙乡贵姓。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这不必问。你方才看的文章，封面上马纯上就是我了。天二评：失敬。匡超人听了这话，慌忙作揖，磕下头去，说道：“晚生真乃‘有眼不识泰山’！黄评：此时以为高不可攀。马二先生忙还了礼，说道：“快不要如此，我和你萍水相逢，斯文骨肉。这拆字到晚也有限了，长兄何不收了，同我到下处谈谈？”匡超人道：“这个最好。先生请坐，等我把东西收了。”当下将笔砚纸盘收了，做一包背着，同桌凳寄在对门庙里黄评：细。跟马二先生到文瀚楼。

马二先生到文瀚楼开了房门坐下。马二先生问道：“长兄，你此时心里可还想着读书上进？还想着家去看看尊公么？齐评：��得紧切。匡超人见问这话，又落下泪黄评：真孝。道：“先生，我现今衣食缺少，还拿甚么本钱想读书上进？这是不能的了。只是父亲在家患病，我为人子的，不能回去奉侍，禽兽也不如黄评：此时尚非禽兽，实是孝子。所以几回自心里恨极，不如早寻一个死处！”马二先生劝道：“快不要如此。只你一点孝思，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动了齐评：至语。你且坐下，我收拾饭与你吃。”当下留他吃了晚饭，又问道：“比如长兄你如今要回家去，须得多少盘程？”匡超人道：“先生，我那里还讲多少？只这几天水路搭船，到了旱路上，我难道还想坐山轿不成，背了行李走，就是饭食少两餐也罢；我只要到父亲跟前，死也瞑目！黄评：一片孝心，得遇马二先生，未必非孝心所感。马二先生道：“这也使得。你今晚且在我这里住一夜，慢慢商量。”到晚，马二先生又问道：“你当时读过几年书？文章可曾成过篇[[9]](#footnote-9)？”匡超人道：“成过篇的。”马二先生笑着向他说：“我如今大胆出个题目，你做一篇，我看看你笔下可望得进学。这个使得么？”匡超人道：“正要请教先生，只是不通黄评：此时自居不通。先生休笑。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说那里话，我出一题，你明日做。”说罢，出了题，送他在那边睡。次日，马二先生才起来，他文章已是停停当当，送了过来。马二先生喜道：“又勤学，又敏捷，可敬可敬！”把那文章看了一遍，道：“文章才气是有黄评：后来反说马二先生少才气。只是理法欠些。”将文章按在桌上，拿笔点着，从头至尾，讲了许多虚实反正，吞吐含蓄之法与他齐评：马二先生自是热心人。他作揖谢了要去，马二先生道：“休慌。你在此终不是个长策，我送你盘费回去。天二评：仁人。匡超人道：“若蒙资助，只借出一两银子就好了。”马二先生道：“不然，你这一到家，也要些须有个本钱奉养父母，才得有功夫读书。我这里竟拿十两银子与你齐评：憨仙之银如此用法，大妙！黄评：难得难得，可惜可惜。你回去做些生意，请医生看你尊翁的病。天二评：好马二先生。当下开箱子取出十两一封银子黄评：若仍是�x文章�y子便好了。又寻了一件旧棉袄，一双鞋，都递与他，道：“这银子，你拿家去；这鞋和衣服，恐怕路上冷，早晚穿穿。天二评：周倒。匡超人接了衣裳、银子，两泪交流道：“蒙先生这般相爱，我匡迥何以为报！意欲拜为盟兄黄评：马二先生不止年长一倍，公然欲拜为兄，其心本不厚。将来诸事还要照顾。只是大胆，不知长兄可肯容纳？”

马二先生大喜，当下受了他两拜，又同他拜了两拜，结为兄弟天二�u：「盟兄」而已邪！匡超人只二十二�q，�R二先生补廪已二十四年。以年，以学，以恩德，自��拜以���，乃徒曰「结为兄弟」。他日为人不终，即基於此。虽在�R二先生绝不介意，毫�o德色，真不可及！。留他在楼上，收拾菜蔬，替他饯行。吃着，向他说道：“贤弟，你听我说。你如今回去，奉事父母，总以文章举业为主。人生世上，除了这事，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天二评：�c前同蘧公�O语相映。不要说算命、拆字是下等，就是教馆、作幕，都不是个了局。只是有本事进了学，中了举人、进士，即刻就荣宗耀祖。这就是《孝经》上所说的‘显亲扬名’，才是大孝黄评：不中进士便是不孝了。自身也不得受苦齐评：这段议论实是秀才家切己工夫。古语道得好：‘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黄评：好引证。而今甚么是书？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天二评：此是�R二先生真种子，一生学��在此，三坟五典皆不及此。黄评：选本之外何必读书。贤弟，你回去奉养父母，总以做举业为主。就是生意不好，奉养不周，也不必介意，总以做文章为主。那害病的父亲，睡在床上，没有东西吃，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，他心花开了，分明难过也好过，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齐评：更�槿非胁荒ァＬ於�评：不意�r文八股有�S多妙用。言虽可笑，其意却可感。这便是曾子的‘养志’黄评：曾子时没有时文，奈何！天二�u：曾子�r只做得题目，不曾做文章。假如时运不好，终身不得中举，一个廪生是挣的来的，到后来，做任教官，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。我是百无一能，年纪又大了；贤弟，你少年英敏，可细听愚兄之言，图个日后宦途相见。”说罢，又到自己书架上细细检了几部文章，塞在他棉袄里卷着，说着：“这都是好的，你拿去读下。黄评：一片至诚，不愧称马二先生。匡超人依依不舍，又急于要家去看父亲，只得洒泪告辞。马二先生携着手，同他到城隍山旧下处取了铺盖黄评：细。又送他出清波门，一直送到江船上。看着上了船，马二先生辞别，进城去了黄评：真至诚。暂了马二先主，以下专写匡超人，所以深惜也。

匡超人过了钱塘江，要搭温州的船。看见一只船正走着，他就问：“可带人？”船家道：“我们是抚院大人差上[[10]](#footnote-10)郑老爹的船，不带人的。”匡超人背着行李正待走，船窗里一个白须老者道：“驾长，单身客人，带着也罢了，添着你买酒吃。天一�u：�m是衙�T中人，却也厚道。船家道：“既然老爹吩咐，客人你上来罢。”把船撑到岸边，让他下了船。匡超人放下行李，向老爹作了揖，看见舱里三个人：中间郑老爹坐着，他儿子坐在旁边，这边坐着一个外府的客人。郑老爹还了礼，叫他坐下。匡超人为人乖巧，在船上不拿强拿，不动强动，一口一声，只叫“老爹”。那郑老爹甚是欢喜，有饭叫他同吃。饭后行船无事，郑老爹说起：“而今人情浇薄，读书的人，都不孝父母天二评：略起一波，作本题�c缀，以免船中寂寞。这温州姓张的，弟兄三个都是秀才，两个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儿子，在家打吵，吵的父亲急了，出首到官；他两弟兄在府、县都用了钱，倒替他父亲做了假哀怜的呈子，把这事销了案。亏得学里一位老师爷持正不依黄评：好老师，不想分肥。详了我们大人衙门，大人准了，差了我到温州提这一干人犯去。”那客人道：“这一提了来审实，府、县的老爷不都有碍？”郑老爹道：“审出真情，一总都是要参的！”匡超人听见这话，自心里叹息：“有钱的不孝父母，像我这穷人，要孝父母又不能，真乃不平之事！�R�u：此�r原有赤子之心。黄评：果然不平。后来看你变为两截人也，令我又不平，又奈你何？此等文章真作者救世苦心，切勿随意看过。过了两日，上岸起旱，谢了郑老爹。郑老爹饭钱一个也不问他要。他又谢了。一路晓行夜宿，来到自己村庄，望见家门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敦伦修行，终受当事之知；实至名归，反作终身之玷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卧评】 　　 马二先生以一穷酸而能做慷慨丈夫事，却取偿于洪憨仙，作者于此，点醒世人不少。吾为马二先生惜之，诚质美而未学也。 【齐评】 　　 上回�c蘧公�O��e�I，此回�c匡超人�用功养志，真是後生�石之言。�R二先生逢人教�d，��不倦，自是热�c一片。莫以其�^巾�舛�少之也。

1. 道理——这里当办法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顿——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桑里——就是桑梓，乡里的别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一卮小集——意思是说，只备了一杯（一卮）酒，作简单的聚会，是请客的人的客气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丹室——道家打坐或炼丹炼金的房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不得上算——没有中了算计，就是没有上当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走倒了——走乏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道路——买卖，营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可曾成过篇——初学八股文，习惯上先学作一段，再学作半篇，能照八股文的结构作出全篇的，就算成篇；马二先生问文章可曾成过篇，是问会不会写全篇的八股文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差上——指差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